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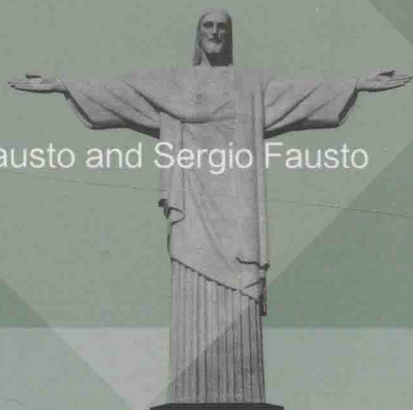
东方·剑桥 世界历史文库
Orient &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Library

巴西史

[巴] 鲍里斯·福斯托 塞尔吉奥·福斯托 著 郭存海 译

A Concise History of Brazil

Boris Fausto and Sergio Fausto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东方·剑桥 世界历史文库
Orient &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Library

A Concise History of Brazil

巴西史

[巴] 鲍里斯·福斯托 塞尔吉奥·福斯托 著 郭存海 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西史 / (巴西) 鲍里斯·福斯托, (巴西) 塞尔吉奥·福斯托著; 郭存海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8.1

(东方·剑桥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7-5473-1212-4

I. ①巴… II. ①鲍… ②塞… ③郭… III. ①巴西—历史 IV. ①K7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2320 号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17-1013 号

Copyright © 2015 by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

Original title in Portuguese: História Concisa do Brasil

This book wa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 黎娜 赵明

责任印制: 徐儒静

装帧设计: 罗洪

巴西史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00 毫米 1/16

字数: 398 千字

印张: 29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1212-4

定价: 7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021)52069798

《巴西史》第二版描述了拉丁美洲第一大国全面而易懂的历史。鲍里斯·福斯托对巴西历史的考察,始于葡萄牙人到达新大陆,贯穿从1882年独立到20世纪漫长而间或艰难的民主转型。他的儿子、著名政治学家塞尔吉奥·福斯托贡献了全新的一章,将巴西的历史书写更新至现在。这一章主要关注的是巴西在全球经济中日益重要的地位、持续的民主发展,以及巴西在满足国民更高期望方面面临的挑战。

鲍里斯·福斯托(Boris Fausto),巴西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圣保罗大学政治学教授(已退休)。

塞尔吉奥·福斯托(Sergio Fausto),巴西政治学家,巴西智库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研究所执行所长。

前言

我必须坦陈,为英语世界的读者撰写一部综合性的巴西史势必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一开始,我就假定英语世界对巴西历史并不太了解,因此我宁愿强调历史叙事,向读者介绍我认为重要的大量知识。这种选择有明显的好处,包括可以避免将读者的知识差距视之当然。然而同时,引领读者走向历史叙事的道路不仅在方法上是落伍的,而且可能导致对重要事件的粗浅理解。

xiii

我努力将这一缺陷降至最低,方法是将历史叙事同围绕巴西历史进程中的核心议题——比如巴西奴隶制的本质、巴西一俟独立就保持统一,以及巴西近期从威权政府向民主政府转变的特征等——展开的讨论结合起来。

我也力图告诉读者更具重大意义的史学争论——当时这些争论屈从于对过去的不同解释,同时表明历史就是不断经受反复评估和提炼的知识。

当读者开始阅读本书,他们会更加清楚我的初步假设,不过至少有一点需要澄清。在讨论巴西历史进程方面,我拒绝接受两种相对立的倾向。一种倾向是将巴西历史看作是一个以不断的进步为特征的演进趋势。这种简单化的观点业已被近年来发生的事件证明是不正确的。另一种倾向是强调惯性,比如认为由政治庇护、腐败,以及国家对社会

xiv

的控制等带来的问题都是一样的,经年累月都不曾发生任何变化。

吊诡的是,后一种倾向既同革命的意识形态相关,又同保守的思想观念相连。对革命者而言,他们在各个层面上都将政治和社会控制看作是完全一样的,由此导致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思想,即服务于渐进变革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革命者偏爱裂变和猛然切割。同样怀有这种惯性思维的保守派思想者往往怀疑变革。或者说,在其更加缜密的思维里,他们青睐于威权政府的干预,因为这种政府的目标是强制规定国家发展的新方向。

我的阐述和这两种观点均相左。我循序渐进地试图证明,在延续和适应中,巴西在发生变化——有时候在政治领域,有时候在社会经济领域,有时候同时发生在两个领域。

此外,我还要指出的是,严格来说,文化表现并不是本书的目的。有意忽略这一点并非意味着文化无足轻重。我决定避而不谈文化,这是因为社会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之间的相关性——因这两种现象非常复杂且很重要——值得用一整本书来讨论这个话题。

考虑到撰写本书的目的,我并没有对注释和参考来源作注释。如果这可以让本书更加轻松阅读的话,它同时也给我带来一个问题。本书的相当内容应当归功于其他作者的著作,我为了自己的写作目标从其中精选和吸收了许多。我该如何引用这些作品而不会不公正,也不会冒险被控剽窃?我试图在本书最后的参考文献部分解决这个难题。我的参考文献并没有穷尽我查阅的所有来源,也并没有提及全部基本的参考书目。我仅仅涵盖了写作本书过程中查询过的文献。当然,我借鉴这些文本本身表明我认为它们是重要的。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赫伯特·S.克莱因(Herbert S. Klein),他的建议和关照鼓励我写完了这本书。

目 录 *Contents*

前言 /1

第一章 殖民地巴西(1500—1822) /1

第二章 帝国巴西(1822—1889) /66

第三章 第一共和国(1889—1930) /126

第四章 新国家(1930—1945) /169

第五章 民主实践(1945—1964) /201

第六章 军政府和民主转型(1964—1984) /237

第七章 民主时期的现代化(1985—2010) /281

参考文献 /359

索引 /371

第一章 殖民地巴西 (1500—1822)

1.1 海外扩张和葡萄牙人到达巴西

葡萄牙人到达今天的巴西海岸是在 1500 年 4 月。这次事件不过是葡萄牙人 15 世纪早期开启的海外扩张的众多插曲之一。

为什么像葡萄牙这样一个弹丸之国会在 15 世纪初,即先于效力西班牙的哥伦布到达美洲前近 100 年,就开始扩张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止一个,而要回答它则需要考虑众多因素。首先,葡萄牙截然不同于欧洲列国,因其是一个独立国家,且目光并非局限于本国一隅。尽管葡萄牙人当时尚不足以与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相匹敌——最终分别在 13 世纪和 14 世纪超过了他们,但葡萄牙人积累了丰富的长途贸易经验。此外,在葡萄牙人取得对国际贸易的控制权之前,热那亚已经投身于扩张,并使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成为其商业事业的主要中心。

此外,葡萄牙和地中海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往来也有利于这种贸易实践。而贸易量增加,这可以从货币越来越成为一种支付手段进行判定。毫无疑问,葡萄牙靠近大西洋岛屿和非洲海岸助长了葡萄牙人对海洋的偏爱。受当时技术能力的限制,海员出海依赖特定的洋流。这一因素既有利于葡萄牙港口,也有利于西班牙西南部的港口。

但葡萄牙政治史上有其他一些因素至少和上述因素一样重要。葡

萄牙并没有逃脱波及整个西欧的危机。尽管如此,葡萄牙面临的政治环境仍优于其他王国。在整个 15 世纪,葡萄牙都是一个“联合王国”,很少有内部动荡和纷争的困扰。而在法国、英格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并非如此——四国均卷入了战争和王朝纷争。

1383—1385 年革命是葡萄牙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它巩固了葡萄牙王室。纷争的起源是谁应当继承葡萄牙王位,结果里斯本的资产阶级掀起了叛乱。随后爆发了一场大众起义,编年史学家费尔南·洛佩斯(Fernão Lopes)将其称为“平民造反”。这场革命和同期震撼西欧的其他事件相似,但结局却截然不同于农民起义,因为在其他国家,农民起义都被强大的领主所镇压。当由葡萄牙大贵族支持的卡斯提尔国王进入葡萄牙、控制王室之后,王朝继承问题就变成了国家独立问题。这两大因素的交汇保障了葡萄牙独立和堂·若昂(Dom João)继承王位。革命的中心人物是堂·若昂,佩德罗一世(Pedro I)的私生子,也被公认是阿维什骑士团的大统领。

尽管一些历史学家认为 1383 年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暴动,但最终却因阿维什大统领推行的政策加剧了权力向国王的集中。葡萄牙社会有影响力的诸群体——贵族、商人和新生的官僚阶层——都团聚在王室周围。这是一切探讨葡萄牙对外扩张原因的基点。当时,国家,更确切地说是王室,是唯一有能力成就伟大事业的实体,因为国家的权力和稳定是推进这种努力所不可或缺的。

3 最后,不应该忘记的是:15 世纪初,海外扩张符合葡萄牙社会不同阶级、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机构的多样化利益。对商人而言,扩张提供了财富的前景。对国王而言,这是一个创造新的收入来源的机会,因为当时王室收入已经锐减。此外,它既是避免贵族无事生非的良策,又是获取荣誉的源泉。对贵族和教会而言,无论是效忠国王还是侍奉上帝(向异教徒传播基督教教义),都必然获得奖赏和在葡萄牙狭隘的体制内越来越难以企及的职位。对普罗大众而言,出航意味着移民和寻求更好的生活,意即摆脱压迫。从这些汇聚利益中唯一得不到好处的是大地主,因为对他们而言,人的离开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

这就是海外扩张成为一种国家大冒险的原因：每一个人，或者说几乎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并一直持续了几个世纪。

追求冒险并非只是寻求财富。五个世纪前，有些大陆鲜有人知，或者完全没有被发现。有些海洋尚有待被横渡。所谓的“未知之境”激起了欧洲人的想象。在这些不为人知的地域，欧洲人在不同的情况下预见了奇异的王国、可怕的生物和人间天堂的精确位置。

比如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他曾认为将在内陆深处碰到的人有些只有一只眼睛，而另一些则看起来像狗一样。他看到美人鱼跃出海面，却对其面庞感到失望——它们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美丽。在其中一封信中，他提到远西地区的人出生时带有尾巴。1487年，阿方索·德派瓦(Afonso de Paiva)和佩罗·达科维良(Pero da Covilhã)离开葡萄牙寻找前往印度的陆路通道时，随身携带着堂·若昂二世要求确定普雷斯特·约翰(Prestor John)统治的疆域的指令。传说，普雷斯特·约翰是智者(Wise Men)的后裔，穆斯林的死敌。至少从12世纪中期开始，普雷斯特·约翰是欧洲人幻想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传说有其现实根源：在非洲东部有个埃塞俄比亚，那里的黑人已经接受了基督教的某个分支。

这些和海洋冒险相关的梦想不应当被看作是借以掩盖物质利益的幻想而横遭鄙夷。不过，毫无疑问，特别是当世界的轮廓变得愈加清晰可辨、殖民化的实际问题成为关注焦点，物质考虑就占据了上风。

综合分析葡萄牙的对外扩张时，还有最后两点应当提请注意。一方面，这种扩张被看作是对所谓航海技术的一次重要革新。卢西塔尼亚人(Lusitanian)的船只驶往几内亚时，航海图上还未标示经度和纬度，而只标有方向和距离。象限仪和星盘的改进可以让驾驶员利用星星定位船的位置。这是一项重要的革新。1441年开始投入使用的三桅帆船帮助葡萄牙人改进了船只设计，使其更加符合当时的条件，不仅吃水浅，而且速度快。这种轻型帆船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陆地，且可以避免搁浅。三桅帆船被葡萄牙人视如拱璧，在16世纪和17世纪往返巴西的航线上充斥着这种航船。

另一方面是关于世界观的渐进变化,这一点在杜阿尔特·帕谢科·佩雷拉(Duarte Pacheco Pereira)、迪奥戈·戈梅斯(Diogo Gomes)和堂·若昂·德卡斯特罗(Dom João de Castro)等葡萄牙人文主义者身上表现尤其明显。海外探险一再表明,陈腐的思想观念是多么地错误。比如,托勒密的《地理学》一书中关于世界的描绘就被一手经验证明是错误的。基于这种情况不断出现,古代权威也开始遭受质疑。

黄金和香料是葡萄牙人最渴望获取的物品。他们对黄金的兴趣很容易理解,即被视作是一种可信赖的交换手段。亚洲的贵族用黄金装饰庙宇和宫殿,以及作为服装的佩饰。不过,为什么香料,或者准确地说是调味品,不能充当交换的手段呢?

调料价格高昂的原因可能有二:当时的食品保存技术有限和人们的饮食习惯。中世纪的西欧历史上是“肉食文明”。每年夏初时节,乡下无处觅食,大量的牲畜被宰杀。肉被储藏起来并用盐腌渍,用烟熏制并在太阳底下晒干。但这是一种不太安全的保存方法。鱼也是用这些方法保存。然而,这些加工程序常常导致食品口味不佳。这时就需要调味品,添加胡椒有助于掩盖腐味。调味品也被用于当时的流行食品,就像咖啡一样,后来在全世界被大量消费。在15世纪和16世纪,黄金和香料的需求总是旺盛,但也有其他一些非常受欢迎的商品:鱼、肉、木材、染料、药草,后来还渐渐增加了会说话的工具——非洲奴隶。

1415年北非海港休达的征服通常被认为是葡萄牙海外扩张的开始,随后有条不紊地推进到非洲西海岸和大西洋的岛屿。非洲海岸的探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时53年。它始于1434年吉尔·埃亚内斯(Gil Eanes)通过博哈多尔角(Cape Bojador),终于1487年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绕过令人生畏的好望角。瓦斯科·达伽马曾深入印度洋,因此他到达印度——一个难以捉摸的香料和梦想之国——是有可能的。之后,葡萄牙人直奔中国和日本,影响甚巨,以致日本历史学家将1540—1630年的时期称之为“基督世纪”。

葡萄牙人没有深入非洲大陆腹地,而是沿海岸线建立了一系列的

防卫森严的商栈(*feitorias*)。葡萄牙王室控制了非洲贸易,垄断了王室黄金交易,并要求铸币厂(*Casa da Moeda*)铸造货币。1481年前后,葡萄牙王室又设立了作为专司非洲贸易的海关——黄金海岸公司或称几内亚公司(*Casa da Mina* or *Casa da Guiné*)。葡萄牙人从非洲西海岸带回了少量的沙金、象牙(到那时为止,象牙还来自埃及并被阿拉伯商人所控制)和从干红辣椒中提炼的胡椒粉。1441年后,他们开始专业贩奴。起初,奴隶们被运到葡萄牙,从事家庭服务和城市工作。

葡萄牙人占领大西洋岛屿的历史是截然不同的。在那里,他们实行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尝试,即在规模农业中使用奴隶劳工。在与西班牙人的冲突中,葡萄牙人丢掉了加那利群岛(*the Canary Island*),但紧紧地控制了其他岛屿:马德拉群岛(*Madeira*,约1420)、亚速尔群岛(*the Azores*,约1427)、佛得角(*Cape Verde*,1460)和圣多美(*São Tomé*,1471)。在马德拉岛,有两种平行的耕作系统相互竞争。传统的小麦种植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小地主,而与此同时蔗糖种植异军突起。这两套耕作系统均依赖奴隶劳工并得到了热那亚和犹太商人及代理商的资金支持。

6

蔗糖经济最终胜出,但它的成功到头来昙花一现。蔗糖经济的快速衰落既有内因,又有来自巴西和圣多美的蔗糖的竞争。事实上,葡萄牙人在圣多美岛建立的蔗糖大种植园制度同后来在巴西采用的制度非常相似。圣多美可以依赖奴隶的充足供应,因其靠近非洲海岸和加纳圣若热达米纳及阿克西姆的商栈。根据1554年的一项记载,在那里的甘蔗种植园或蔗糖厂(*engenhos*)做苦役的奴隶多达150—300名。圣多美在当时始终是输送非洲奴隶的中转站。这些奴隶从那里被贩到美洲或欧洲。17世纪,蔗糖工业开始出现萧条,奴隶配送就成为圣多美的主要经济活动。

1499年7月,达伽马远征队回程的第一艘航船到达葡萄牙,掀起了一股狂热潮。数月之后,即1500年3月9日,由13艘轮船组成的船队驶离里斯本。这次远征是当时所有远征队里声势最大的。船队表面

上的目的地是东印度群岛,指挥官是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Alvares Cabral),一个刚刚三十出头的贵族。这支船队穿越佛得角群岛之后,径直西行,驶离了非洲海岸。直到4月21日,船队远远望见了后来被称为巴西的土地。当天,先遣队进行了简单登陆。次日,船队停泊位于今天巴伊亚(Bahia)州海岸的塞古鲁港(Porto Seguro)。

19世纪初,学界争论乍起:一方认为葡萄牙人到达巴西是由洋流带来的一次偶然事件,另一方则认为卡布拉尔先前知道新大陆的存在,因此开启了可谓是向西航行的秘密使命。各方证据都表明,卡布拉尔的远征目的地是印度,但并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欧洲航海家,特别是葡萄牙航海家,在1500年之前就可能到过巴西海岸。

1.2 印第安人

欧洲人到达那片后来被称为“巴西”的土地之后,发现了住在沿海一带和巴拉那河-巴拉圭河流域的美洲印第安人。这些人口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同质性都非常之高。

尽管如此,仍然可以将其划分为两大族群:图皮-瓜拉尼人(Tupi-Guarani)和塔普亚人(Tapuia)。图皮-瓜拉尼人几乎都住在巴西沿海地带——北至塞阿拉州,南至帕图斯湖。图皮人,又称图皮南巴人,统治着从北部直至今今天圣保罗州南部卡纳内亚的狭长的沿海地带。瓜拉尼人则住在巴拉那河和巴拉圭河流域,以及从卡纳内亚向南延伸至今天巴西南端的沿海地带。尽管这两个亚族群生活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但因其语言和文化的高度相似而被统称为图皮-瓜拉尼人。

在沿海一些地区,其他族群总是穿插于图皮-瓜拉尼人中,比如住在帕拉伊巴河口的格伊塔卡人(Goitaçá),巴伊亚南部和今圣埃斯皮里图州北部的埃莫莱人(Aimoré),塞阿拉州和更北端的马拉尼昂州之间狭长地带的特莱梅姆白人(Tremembé)。这些族群被统称为“塔普亚人”。图皮-瓜拉尼人用这个通用语称呼与自己所持语言不一样的印第安人。

要分析这个土著社群及其习俗实属不易,因其文化与我们的文化

截然不同,而且过去曾经——时至今日仍对巴西印第安人存有不少偏见。这种偏见或多或少呈现于编年史家、旅行者和牧师的作品,特别是耶稣会会士的作品中。

这些记录根据印第安人对葡萄牙人的抵抗程度而将印第安人区分为好人和坏人。以高超的军事才能和反叛精神著称的埃莫莱人(Aimoré)总是被描绘成坏人。在各种不同的记述中,印第安人通常像“人”一样生活在屋里,而埃莫莱人则像动物一样住在森林里。图皮南巴人因为仇恨而啖食敌人的肉,而埃莫莱人则是因为喜欢人肉的味道。当王室通过第一个禁止奴役印第安人的法律(1570年)后,只有埃莫莱人被明确排除于这个禁令之外。

8

另外还缺乏数据,但这既非源于理解错误,亦非出于偏见,而是因为数据难以获取。没有人知道500年前葡萄牙人来到新大陆时,在今天巴西和巴拉圭的土地上生活着多少印第安人。保守估计的话上述两地有200万印第安人;而比较大胆的算法,仅仅亚马孙河流域就生活着500万印第安人。

图皮人以狩猎、捕鱼、采果和种粮食为生。一旦土壤肥力耗尽,他们就临时或永久地迁往他处。图皮人为种庄稼,便伐木开荒。殖民者也采用了这种方法。他们种植大豆、玉米、南瓜,特别是木薯。木薯粉成了殖民地的主食。印第安人的经济处于勉强维持生活的水平,他们种什么就吃什么。每个村子都可以自力更生,村落之间少有食品互换。

不过,村落之间也有接触,目的是交换妇女和奢侈品,比如用以制作唇饰的大嘴鸟羽毛和宝石等。在这些交换基础上形成了联盟,一些村落集团袭击其他集团。战争和俘获敌人——他们在食人仪式的庆祝会上会被杀死——是图皮社会的重要活动。这些活动给男人带来的不仅是荣耀,还有新近俘获的妇女。

对印第安人来说,葡萄牙人的到来简直是一大灾难。乘坐大船、不远万里而来的葡萄牙人,特别是神父,在图皮人的心目中就像四处游历的大巫师一样。这些巫师走村串户,治病救人,占凶卜吉,畅游丰饶之地。而白人被认为是天赋异禀,他们既令人尊敬,又让人生畏、生恶。

但是,由于并不存在一个印第安民族,而只有一些零散的印第安部落且常年相互冲突,因此葡萄牙人有可能在其攻打反抗部落的斗争中找到本地盟友。倘若没有图皮族盟友的帮助,皮拉蒂宁加的圣保罗镇(今天的圣保罗州首府)可能在其存在的头几年就已经被塔默伊奥族(Tamoio)印第安人征服了。这并不是说,印第安人没有强烈抵抗过殖民者,当殖民者千方百计想奴役印第安人时,这种抵抗尤其强烈。

抵抗的一种特殊形式是自我隔绝,即不断地迁往更加落后的地区。在极其狭隘的范围内,这种策略保存了其生物、社会和文化等诸方面的遗产。

印第安人不是臣服,就是被征服,他们经历了文化暴力、传染病和死亡。印第安人和欧洲人的接触导致大量混血人口出现,至今仍能发现这个群体默默地存在于巴西社会的形成中。

但总而言之,用“灾难”这个词描述美洲印第安人的命运再合适不过了。在征服年代里,有数百万印第安人生活在巴西,而现今只剩下大约 27 万人。

1.3 殖民化

所谓的“发现巴西”根本没有催生达伽马到达印度掀起的那种狂热。巴西的潜在好处和地理特征似乎尚不为人知。数年来,人们认为巴西不过是一个巨岛。巴西的闻名主要源于其异域风情的吸引:印第安人、鹦鹉和金刚鹦鹉。一些消息人士,特别是意大利人,开始将巴西称作“鹦鹉之国”。堂曼努埃尔国王起初将其命名为“韦拉-克鲁斯”(Vera Cruz),后又改为“圣克鲁斯”(Santa Cruz)。“巴西”这个名字最初出现于 1503 年。这同这片土地发现初期的主要财富——热带树巴西木有关。巴西木的木心红艳,常用以制作染料;质地坚硬,又可用来制作家具和造船。奇怪的是,在中世纪欧洲的神话传说中,也提到了“巴西群岛”或类似的称呼。在一幅 1367 年的地图中,出现了三个含有“巴西”名字的岛屿。这三个岛屿散布于亚速尔群岛、法国布列塔尼的纬度地区和爱尔兰海岸。

最初在巴西海岸的贸易尝试依靠的是和非洲海岸一样的商栈(feitoria)制度。巴西被租赁给里斯本的一家商业财团,为期三年。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费尔南·德诺罗尼亚(Fernão de Noronha),他是一个新基督徒,获得了垄断权。而这种垄断权的代价是,他因此不得不每年派遣6艘船只探索300里格(约2000公里)长的海岸线并建立一个贸易商栈。这家财团派出了几支远征队,但到1505年租赁期满后,葡萄牙王室显然自己承担了探索新大陆的责任。

在1500—1535年的头30多年里,主要的经济活动是开采巴西木,主要获取方式是同印第安人进行交换。巴西木并非簇生,而是散布各处,零星生长。随着沿海地区的巴西木日渐枯竭,欧洲人开始依赖印第安人的供应。集体劳动,特别是伐木,在图皮-南巴人社会中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活动。也就是说砍伐巴西木能够相对比较容易地和印第安人传统的生活方式融合在一起。印第安人主要是出售巴西木,次之是木薯粉,换回的则是布匹、刀具、铅笔刀和玩具——在葡萄牙人眼里,这些都是不值钱的便宜货。

一开始,巴西总是同印度相提并论,无论是作为通往印度的中途休憩站,还是作为西班牙人(主要)试图发现的印度新航线。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到达安的列斯群岛(the Antilles),曾认为他到的是中国海。葡萄牙人争夺新大陆的所有权,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谈判并于1494年签署了《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世界由此分裂成两个半球,被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约2200公里)的一条假想线分割成两个半球。这条线以西发现的土地归西班牙,以东归葡萄牙。

这条分界线引起了争议,因其永远不可能明确地划定托德西利亚斯分界线的位置(直到17世纪末,荷兰人才发明了精确测定经度的技术)。亚马孙河河口或者拉普拉特河河口属于谁的地盘?它们的北端和南端是属于葡萄牙还是西班牙?两条河都被视作西行通往印度的可能路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几支探险队相继南下直奔巴西海岸。最终,葡萄牙人费迪南德·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悬挂着西班牙国

旗,穿越了今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1521年,他横渡太平洋,到达了菲律宾。这一航海盛举却令西班牙人大失所望。西行的印度航线虽然被发现,但这条航线行程过长,而且没有经济利用价值。西班牙人的眼睛紧盯的是在其控制下的美洲大陆正被发现的金银。

对葡萄牙控制巴西构成最大威胁的并非是西班牙,而是法国。法国不承认《托德西利亚斯条约》,相反支持占领地保有(*uti possidetis*)原则,即谁实际占领一片土地,谁就是这片土地的所有者。由于巴西的海岸线过长,葡萄牙的巡逻队无暇顾及,法国就趁机做巴西木交易,并进行海上掠夺。后来,他们分别于1555—1560年和1612—1615年在里约热内卢的瓜纳巴拉湾和北部,即今天的马拉尼昂州建立了定居点。

政治上的考虑让葡萄牙王室相信对新大陆实施殖民是非常有必要的。马蒂姆·阿方索·德索萨(Martim Afonso de Sousa)的远征(1530—1533)成为葡萄牙谋求海上霸业第一和第二阶段之间的转变标志。这次远征的目的是巡查海岸线,探索陆地,同时努力确保实际占领。尽管1532年建立了圣文森特(São Vicente)殖民地,但追随马蒂姆·阿方索的殖民者并不能将土地传给其后代。

许多迹象表明,堂·若昂三世决定建立可世袭的都督辖区制度(*captaincies*)时,马蒂姆·阿方索仍在巴西。按照一系列同赤道平行的线和托德西利亚斯分界线,巴西被划分为15个都督辖区,每个都督辖区都被授予一个受赏都督。这些受赏都督出身各异,如有官僚、商人、小贵族,但其共性是同王室有某种关系。

受赏者名单中包括经验丰富的航海家马蒂姆·阿方索;军人出身的杜阿尔特·科埃略(Duarte Coelho)——他财资平平但在东方却迥然不群,逗留巴西因其在伯南布哥(Pernambuco)的成功而得到认可。另一位受赏者是豪尔赫·菲格雷多·科雷亚(Jorge Figueiredo Correia),皇家国库的书记官和大商人,他是梅姆·德萨(Mem de Sá)和卢卡斯·吉拉尔德斯(Lucas Giraldes)的合伙人,同时他也是由佛罗伦萨商人和银行家组成的吉拉尔迪(Giraldi)家族的成员。还有一